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雀为谁歌唱 / 张昆华著. —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05.12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书系)  
ISBN 7-5414-2525-7

I. 云... II. 张...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散文·诗歌—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0410 号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书系

Yunque Wei Shei Gechang

**云雀为谁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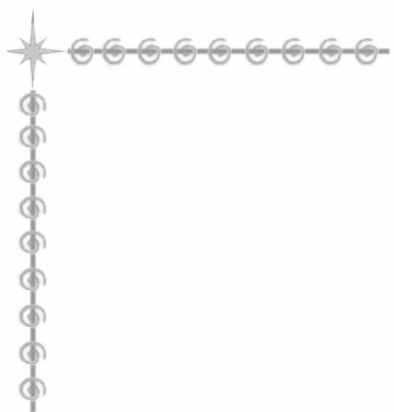
**张昆华 著**

---

插图	陈怡
装帧设计	胡平利
策划	刘卫华
主编	汤汉清
监制	周文林
责任编辑	强华文海
责任校对	张磊
技术编辑	朱靖 郁梅红
出版发行	晨光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E-mail	cgcb@public.km.yn.cn
发行部电话	0871-4186745
邮政编码	650034
印装	云南国防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8.5
插页	10
字数	356 000
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414-2525-7/I·212
定价	4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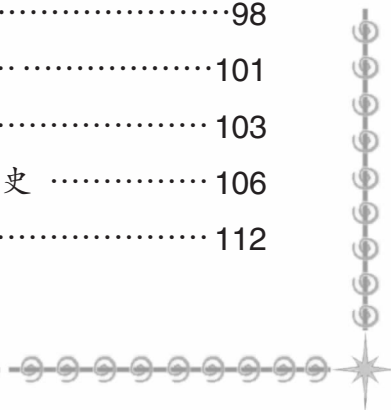
---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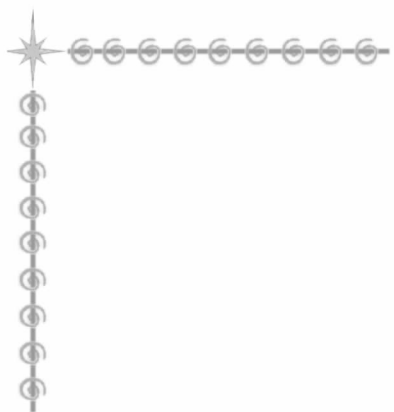


## 目 录

序 .....	1
散文卷 冰心的木香花 .....	1
国殇墓园的回声 .....	3
苍凉的回答 .....	7
杜鹃醉鱼 .....	9
云雀为谁歌唱 .....	14
牧帐里的月亮 .....	20
祖母的胸怀 .....	28
情恋司岗里 .....	30
遥远的风情 .....	35
梦回云杉坪 .....	44
你的离情别绪 .....	50
葫芦崇拜之光 .....	58
水火有情 .....	62
澜沧江船夫 .....	67
边寨茶趣 .....	75
轻舟入画 .....	88
探访古茶树 .....	91
豹子做窝的地方 .....	98
思念石钟山 .....	101
欲上高楼且泊舟 .....	103
金马碧鸡重新走向历史 .....	106
圆通山上樱花树 .....	112



春城绿意 .....	114
歌者不会沉默 .....	117
故乡的泥土 .....	121
漂泊的家园 .....	127
阿猛没有童话 .....	135
在聂耳墓前 .....	141
闻一多的歌 .....	145
冰心的木香花 .....	149
拜访冰心 .....	155
送别冰心 .....	167
泸沽湖之旅 .....	170
光未然的昆明情结 .....	180
沈从文的文学林 .....	186
寻呼汪曾祺 .....	192
问候你的灵魂 .....	194
崇高的泥土精神 .....	197
拉合尔五月鸟语 .....	201
心灵空间之桥 .....	204
野玫瑰 .....	214
浪花辉映晚霞 .....	224
美丽的蓝天 .....	232
卡斯米,三位卡斯米 .....	237
已是播种的时候 .....	243
有朋自远方来 .....	248



# 云雀为谁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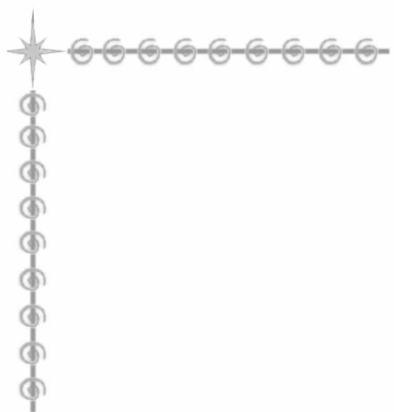
曼德勒星光 .....	256
诗歌卷 黑颈鹤 .....	271
海鸥 .....	273
黑颈鹤 .....	274
老鸱鹰 .....	275
金丝猴 .....	276
船帆 .....	277
滇朴 .....	278
送别 .....	279
旧桥 .....	280
蹄痕 .....	282
红草莓 .....	283
圣诞树 .....	284
天空 .....	285
大地 .....	286
黄昏 .....	287
河流 .....	288
琴声 .....	289
岁月 .....	290
暮霭 .....	291
海潮 .....	292
骨肉之情 .....	293
时间 .....	294



空间	295
阳光	296
红土情	297
雁翎	299
蚯蚓	300
竹桥上	301
灯光	304
巡逻归来	305
邻居	307
桥	308
哨	309
琴	310
摇篮	311
山	312
禾哨	314
送子	316
儿歌三唱	319

小说卷 蓝色象鼻湖 ..... 321

第一章 澜沧江边的曼占寨	323
第二章 背回一头小野象	335
第三章 走向茫茫的原始森林	346
第四章 啊，蓝色象鼻湖	353
第五章 野象发出了怒吼	364



# 云雀为谁歌唱

第六章	在无花果树上安家	372
第七章	深夜，“贵客”来访	384
第八章	糯晓鸟啼鸣的时候	397
第九章	猎人们在歌唱	408
第十章	再见吧，勐西纳森林	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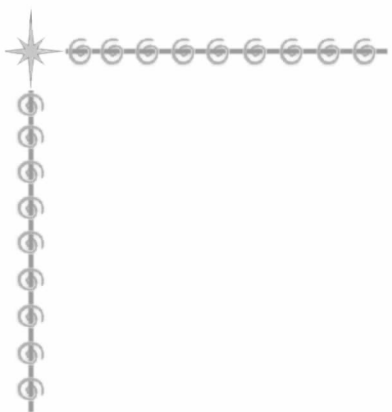
附录	438
----	-----

张昆华主要获奖作品记录	438
-------------	-----

张昆华作品要目	440
---------	-----

文学的生命——代“后记”	442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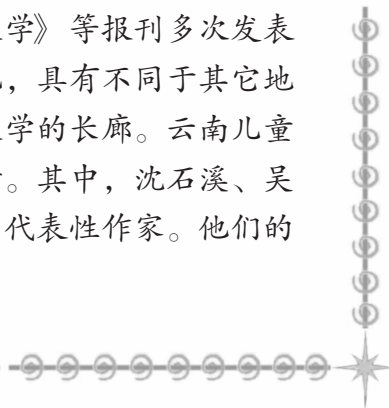




## 序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轫于上个世纪初叶，迄今已经走过百年历史。从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到年轻一代文学新秀，中国儿童文学五代人，用自己的智慧才情，共创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培植了繁花似锦的儿童文苑。在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上，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云南儿童文学都以骄人的成绩和非凡的魅力，占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一个重要位置。为向新世纪的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先从云南儿童文学着手，逐步出版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作品，是出版人的愿望和责任。

弥漫着浪漫与芬芳气息的云南，具有丰厚的多民族的儿童文学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才华出众的作家迅速崛起，在全国一些重要儿童文学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艺术品位较高的作品，频频荣获国家级大奖，很快形成一个世所瞩目的在海峡两岸亦广有影响的作家群，被评论界誉为儿童文学的“一条新山脉”，是“一股来自大西南腹地的不容抗拒的风”，云南被公认为儿童文学大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儿童文学》等报刊多次发表文章指出，云南儿童文学努力发掘民族地域文化，具有不同于其它地域作家的艺术美学风格，从而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长廊。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群，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沈石溪、吴然、张昆华、乔传藻等则是驰名中国儿童文苑的代表性作家。他们的





创作，不仅对促进云南文学的繁荣发展，提高云南的知名度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沈石溪、吴然、张昆华、乔传藻等四位作家，均有作品荣获全国大奖，创作各有所长，各具特色。沈石溪以动物小说著称，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他的动物小说《第七条猎狗》、《一只猎雕的遭遇》、《红奶羊》、《乌奴》曾分别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以及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雄狮》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沈石溪虽然已于2004年从部队转业回原籍上海，但他的创作依然和云南密不可分。吴然的儿童散文、散文诗在全国独树一帜，与冰心、秦牧、郭风等大家同列为“中国儿童散文十家”。他的散文集《小鸟在歌唱》、《小霞客西南游》曾分别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天使的花房》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张昆华为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委员，他的创作熔小说、诗歌、散文于一炉，风格独特，色彩浓郁，作品多次获奖，其中《蓝色象鼻湖》曾获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一等奖，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散文《杜鹃醉鱼》获《儿童文学》杂志优秀作品奖；少年长篇小说《白浪鸽》获冰心儿童图书奖；散文《冰心的木香花》获中国广播节目一等奖。乔传藻既写散文，又写小说、童话，作品以语言精练、注重构思为其特点，童话则吸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营养，优美隽永。他的作品《醉鹿》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金竹筐》获《儿童文学》杂志优秀作品奖；《腊梅》获《散文》杂志优秀作品奖。四位作家都有30年以上的创作经历，他们的许多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以及新课标语文读本和国家权威选本，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读者的检验。把他们的作品精选出版，不仅是云南儿童文学成就的展示，也是向少年儿童读者捧献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份精美礼品。

儿童文学是未成年人的成长读物和心灵相通的伙伴。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号召，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又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时期，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将伴随少年儿童的成长历程。

# 泸沽湖之旅

——缅怀冯牧

在金桂飘香、紫燕彷徨的立秋季节，我即将启程去访问滇西北的泸沽湖之际，不断从北京传来非常令人不安甚至是万分苦恼的信息：冯牧经确诊患了白血病……

这个可怕的阴影始终伴随着我的快速而漫长的历程。何况我所攀越的崇山峻岭，所横跨的大江小河，所穿过的城镇乡村，都是我与冯牧多次结伴而行的熟而又熟的故地，因此随着车驰或步行，我的耳畔常常会把匆匆而来又急忙飘去的风声误作是他亲切的话语。他给我讲过这条路上的古都城堡里的多少历史文化，这些绕山灵和披星戴月的民族的多少风情奇彩，这些雪山湖泊与寺庙壁画所演变的多少苍烟落照，怎能不触景而生情，怎能不引发对他的思念，怎能不想像着他如今久卧病榻，靠输血和吸氧以延缓他生命的乐章的那些沉重的日日夜夜呢？

三十三年前我陪同他访问泸沽湖的往事仿佛并不遥远而犹如昨天。那时我在昆明军区文化部担任《部队文艺丛书》的编辑，而冯牧则是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副主编。由于他50年代曾经在这个管辖着云贵两省军区和两三个军以及其他数个边防军分区的昆明军区担任过文化部的领导工作，我们仍然保持着过去的习惯称他为冯部长。他所眷恋所依靠所视为战友和亲人的还是他从40年代就由延安投身的这支英勇善战而又重视知识军人的部队。虽然他已脱下军装多年，但这个部队从上到下的领导和战士甚至我们政治部食堂的老炊事员都把他看作是编制之外的来自北京的军人。有趣的是他当时还穿上了我送给他的一件咔叽布的旧军服。我们就是以这样的上下级部属身份和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四十多岁和二十多岁的忘年交的文友结伴开始

了艰苦而愉快的泸沽湖之行。

我们乘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破旧不堪但又是丽江军分区当时所能派出的一辆较好的美式野战小吉普，从玉龙雪山下的古城一早出发，途中驰过摇摇晃晃的金沙江钢索吊桥，在曲折坎坷的泥石公路上缓慢地行驶，傍晚才到达永胜县城。我们在这座小凉山边缘的县城进行了两天的采访，以便对泸沽湖畔的摩梭人的历史、社会和民风习俗有所了解。随之又是一整天乘车在小凉山的峡谷群峰之间绕来盘去，直到那血红的夕阳掩面沉落，才驶进了驻扎在宁蒍县城的独立营的营区。那久违了的军号声唤醒了我们的战士意识，冯牧说，他好像又回到了老家，虽然宁蒍是他首次踏上的陌生的地方。

第二天恰好是1962年的清明节。我们跟着部队和胸前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去到陵园向那些永久地安息在小凉山的土地上的军官和战士们的墓地献了一束束早开的白色、蓝色和黄色相间的野花。然后我们转到全县唯一的一家小小的新华书店。令人惊喜的是冯牧在书柜上发现了由他父亲译著的二十多本书，全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本，诸如《马可·波罗游记》等影响过中国新文化的经典著作。这使他喜出望外而又感到异常惊讶！在这么贫穷落后、边远荒凉的当时还处于奴隶社会末期的彝族山区，居然还会有在其他大城镇都难以见到的这么多这么全这么印制精美的凝聚着他父亲心血和智慧的书。在那些深绿色的漆布精装的书的脊背和封面上，有着烫金的冯承钧的大名……

冯牧是被震撼了。他翻看着每一本书，也默默地计算着每本书的定价，虽然频频流露出爱不释手的目光，但最后还是只能轻轻地拂去了灰尘，把那些书一一放回了原位。

我理解他的心情。我知道他没钱买这些书。那时他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艺评论集《激流小集》，得到千多元的稿费，

给母亲留下绝大部分，余下的要作为这次访问云南的开销，也是够紧的。这是他的第二本书。50年代末期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文艺评论集《繁花与草叶》，稿费早就用光了。而上海出版的这本，他给我说，他本来是以《激流与溪涧》为书名的，以便与第一本书名相对称，但编辑给改成这个，他也只好听从了。其实他的用意都是想把作家的作品比作繁花或激流，而评论家对作品的评论，只不过是草叶与溪涧而已。这当然可见他的谦虚胸怀。他的此番用意倒使我想起他在50年代初期率领公刘、白桦、彭荆风、林予、公浦等军旅作家去滇南边疆地区深入生活从事创作的种种往事，他为云南部队那一大批作家的成长所付出的文学精神和艺术品格，不正是他所甘愿自喻为草叶与溪涧的生动写照么？当别人一部又一部地写稿出书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肯定和推出别人的创作，真是用得上一句俗话来形容他的光辉风范了：为他人作嫁衣！

离开书店来到简陋的街道上，小凉山初春的鲜红的太阳照射着他因久病而显得苍白的脸。他习惯地从衣袋里摸出止哮喘用的喷药器，张开嘴吱吱地向呼吸道喷出一团团灰色雾状的药水，然后再用另一只手扶着路旁的一棵桃树喘着气歇息了片刻。我真是有点为他的身体担心，他能走进那群山怀抱里的泸沽湖吗？可他却仰起头来欣赏着在料峭的春风中灿然开放的粉红色的桃花，微笑地对我说：看，还有蜜蜂来采桃花蜜呢！

第二天我们便弃车而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徒步跋涉。因为宁蒗以远便没有公路。头天的行军我们夜宿巴尔桥——现在已改名为红桥。第二天我们投宿于大山脚下，小河边一个没有名字的彝族小村。五六户木板房人家，穷得只是在火塘边烤火，或用火炭烧洋芋、火灰焙包谷粒吃。我们也只能入乡随俗。第三天便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行进在森林蓊郁、悬崖突兀的峡谷。中午时分就顶着烈日开始爬大山，那是

碎石、泥沙、马粪和锈迹斑斑的马掌铁所铺成的杂色驿道。冯牧 50 年代中期因患肺结核曾做过部分肺叶切除手术，爬这样大的山，走这么陡的路，呼吸特别困难。他拄了根拐杖，边喘气，边喷药，走走停停，速度很慢。但他还是以坚强的毅力用了五个多小时终于爬到了坡顶——虽然旁边还有更高的峰顶。一听护送我们的战士指着那堵山崖的一个空洞说那叫“狗钻洞”时，他便惨然地笑了，连手带脚并用与我们一起爬着钻过那个使人因幽默而增添力气的山洞。当我们站在坡头垭口迎风伸臂展怀时，突然从黛色的山峰和碧绿的森林的缝隙间，看见了一片蓝如晴天的湖水：呵，泸沽湖……

我们几乎是同时发出了这期待已久的欢呼。

这便是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丽江十分欣羡，但又由于木土司劝阻而始终未曾到过的在他的笔下称为“仙境”的地方！此后不久，冯牧以他特有的华丽而略带欧化文采的语言写下了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的散文《摩梭人的家乡》是这样来表达他当时的感受的：

“当我们以一种按捺不住的心情，奔跑着下到半山麓，泸沽湖终于把它的全身袒露在我们的眼前了……”

是的，冯牧见到泸沽湖的欣喜使他立刻精神振奋而甩掉了爬坡时的病态，确实是以急行军的小跑步像一阵山风穿过墨绿的云杉林，穿过深红的赤桦林，穿过金黄色的栎树林与淡紫色的盛开着花朵的大树杜鹃林而跑向那油画般的蔚蓝色泸沽湖的。他在上述的那篇散文中是这样来描绘那洋溢着童话情调的世界：

“我们从山径下到湖边，走上了湖边的小路。路旁密生着新绿的垂柳和一排排梨树与苹果树，梨花正在盛开，银白如雪，散发着蜂蜜般的香气……”

我们投宿在湖畔最美丽的名叫洛水村的一户摩梭人家。这正是炊烟四起的黄昏，恋厖的羊群在牧人的牛角号声中哞哞地叫唤着，由山

间小路跑回村里，时而又俯首去吮吸清澈的湖水……

然而我今年是8月18日乘桑塔纳卧车一天便从丽江经永胜、宁蒗到达了泸沽湖的落水村。一路上总是寻寻觅觅三十三年前我们所走过的那条古老的驿路，小溪上的独木桥，背靠过的长满了蕨蕨草的石崖，还有那高山垭口的狗钻洞……越是看不见往日的风景便越是思念着当时的旅伴那如今已躺在北京病榻上的冯牧。离昆明之前，我曾写信给他，告诉他我又要去他所向往的泸沽湖了……据友人电话告诉我，那信由他外甥女小玲在床边读给他听，他听着，用软弱无力的手把信拿了过去，看了看，叹了口气，沉默许久，只从眼底闪耀出缕缕蓝色的神采……

因而当我蹲在泸沽湖的沙滩上伸出双手捧起清凉的湖水抹去风尘的时候，我好像从明镜般的湖面上看到了冯牧当年在湖边的柳树下散步的身影。

那时，冯牧给我讲摩梭人，古时称为么些族，至今仍保留着母系社会的遗风，这在当今的人类社会中是仅存的以“阿注”（朋友或情人）而不是以结婚夫妻为男女性关系的一个独特的小角落，可以说是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婚姻家庭结构、男女性关系的一个活的博物馆了。我们当时住宿在一个名叫格扎的复员军人的家里。他不知道父亲是谁，住在哪个村子里，家中只有母亲的兄弟被称为舅舅以及母亲的妹妹要叫做小嬢，此外便是他的兄弟和妹妹了。这是个典型的母系崇拜的现代家庭。有时候会有从前与母亲相好过的男人来家里坐坐，喝碗酒，吃碗酥油茶，偶尔也带来一点大米、包谷和麂子干巴，格扎仿佛也能从来客看到自己模糊的面影，但母亲只是相对笑笑，不作什么介绍，他也就不便细问，客客气气地把他作为尊贵的客人相待就是了。全家的劳动和生活家务都由母亲主持。晚上的厨房火塘就像是全家的寒冬的太阳。母亲当然坐在首位，两边是舅舅和小

孃，然后才依次坐着格扎和他的弟弟妹妹。母亲用木勺给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分餐，斟酒倒茶。我们也应邀参加了这母系社会的最富情趣和最显特色的生活一幕，看到了身为一家之首的那位老母亲的慈爱和权威，也感受到了没有父权的一种家庭的温馨与和睦。晚饭后，格扎穿好镶着金边的大红上衣和紫色裤子，穿起藏式的长筒马靴，戴上狐皮帽，朝我们神秘地笑着，在腰间挂上银鞘短刀，跨出木楞房，消失在湖光粼粼的垂柳丛中。他母亲望着儿子的背影，露出得意的表情，喜滋滋地向我们宣扬，他儿子是到邻村找姑娘去了。末了还补充一句：那姑娘在永宁赶街时她是见过一面的，不但漂亮而且歌唱得很好听。说着，老母亲把一碗碗此里玛酒端到我们的面前，要我们喝她自家酿造的像啤酒一样的饮料。接着又顺手抓了一把葵花子塞到我手掌心上，这是摩梭人母亲对男人多子多孙的一种祝福礼仪。

我们被作为特殊的贵宾安排在正房楼上的经堂里歇息。木板地铺和圆木垒成的墙壁以及盖房顶的淡红色木板都散发出一股股松脂气息。就着那如豆的酥油灯，冯牧面对着来自西藏的释迦牟尼佛像，背靠着柱子，半躺在地铺写日记——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篇散文成品，不但翔实生动而且文采斐然，这在我后来读他正式发表的《摩梭人的家乡》时便得到印证。我当时年轻，编辑工作之余以写诗为主，只知道寻求感觉和意境，没有养成像他那样的采风笔记习惯。等我一觉醒来，他还在那昏黄的灯影下写着写着，不禁使我想起他白天爬坡时的艰难情景……

这一次相隔三十三年后的盛夏八月我又来到泸沽湖。哦，景色如初，风情依旧。可冯牧却不能来了。而去年我陪他到大理、丽江，前年我陪他去澜沧江漫湾电站和宾川鸡足山、剑川石宝山以及迪庆高原的哈巴雪山等地访问。如今就只有记忆的溪流相依相随。当晚我便去寻找当年我与冯牧住过的格扎的家——那被烟熏染黑了的低矮的木楞

房。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夜色朦胧，远山和近湖抹成一片漆黑。还是那残月形的湖湾，但那儿几棵弯腰驼背的老柳树已被风浪击倒而化成烟火或泥土，不见了踪影。矗立在岸滩上的是一棵棵耸入夜空的高大粗壮的白杨树，宛如新一代的摩梭汉子。可不，三十三年逝去，风浪和大地既无情而又有情。再找到依稀模糊的格扎家的旧址，已被一幢三层楼的原木垒墙の木楞房旅馆“摩梭风情园”所取代。再问格扎和他的母亲，年轻人都摇头不已，都说同名的格扎很多，三十三年前的那个格扎嘛，对不起，那时我们还没有出世呢。只有一位掉光了牙齿的老人有气无力地告诉我，格扎和他阿妈都已相继去世了……

夜里，当山风揭去雨云，繁星洒落在波浪跳荡的湖面，豪华的旅馆院子里燃起了篝火，舞会把村子里的青年男女都吸引来了。那个老人吸着长长的竹竿烟锅来到我身边，悄悄地指着阴暗的房檐下坐着的一个显得很苍老的女人告诉我，她就是格扎的妹妹了。哦，她已不是跳这种舞蹈的年岁，她只是在内心深处燃着往日的篝火，静静地在在一旁观赏她那如花的女儿在竹笛声中所领舞的姑娘们展现的华美的风姿，以回想她当年的青春舞步吧？

可不是吗。病中的冯牧也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了。岁月对每个人——无论是名人或平民都绝对是有增无减的。当时我曾想，如果我把在泸沽湖三十三年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信告诉冯牧，他又会有何感慨呢？然而我面对的依然是篝火、短笛、歌声，依然是摩梭女人的长裙在飘曳……

第二天我们乘游船去湖上观光。当年那用独木挖空而成的猪槽船，已载不动这么多游人，而只是拴在岸边，被捕鱼人布网时偶尔使用一下。在波浪摇晃着木船和桨声咿呀中，我们很快驶到了湖中的一座名叫海堡的小岛。

哦，往事如画，历历在目，但湖山容颜已改。三十三年前的春暮，冯牧与我们就露宿在海堡边上的一棵硕大无朋的老榕树下。跨过倒塌的围墙，踏着晚霞的光芒，我陪他漫步登上小岛的顶端。几块削去了峰巅的平地，曾是显赫一时的永宁土司的总管阿云迁建造的宫殿式的官府，有依山脊而筑就的回廊、小岛尾端的凉亭、后山的家庙等等，都已是断墙残壁，但从其可辨认的故地遗迹仍可想见当年的宏伟与豪华。阿云迁总管二三十年代曾是滇川康藏交界处即泸沽湖方圆数百里的一位颇有汉文化修养的元朝蒙古族后裔领主，滇川藏有不少军阀高官和美国学者洛克都与他称兄道弟。他在湖中海堡上的官府与住宅，全是请内地高明的工匠所建。他生于清朝同治辛未年间，卒于民国第一癸酉年间，人去房危，虽由其美丽聪慧的摩梭夫人格则永玛操持多年但仍然无法抵抗时局的变迁与季节的轮换而彻底倒塌。岁月悠悠，后来者唯有感伤与叹息。我在废墟中掘出一扇漆绘花草画眉鸟的窗棂，发现地板缝里幸存一本线装诗书，书页间夹着一封牛皮制的信，从袋中抽出一张暗黄色的毛笔直写的信笺，冯牧接过去一看，原来是阿云迁总管从昆明寄回给他夫人的短信，大意是要她尽快筹备派人送些诸如熊掌、虎骨、麝香等山珍去，他要给当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献礼……

呵，隐藏于废墟里的此信尚能令人遥想老总管当年的辉煌权势与艰难处境。眺望五彩云霞犹如羽裳笼罩的北边的狮子山——摩梭人叫做拉姆即意为女神的母性崇拜的山，却还是那么年轻而娇美。但我们所立足的阿云迁总管这已经倾塌了数十年的楼阁亭台、雕梁画栋、赤壁玉砌却已掩埋在杂乱无情的泥石堆里，又渐渐地被寒凉的暮色吞没。一位摩梭船夫手指烟波迷离的东方，向冯牧介绍说，那座稍大的海堡，岛顶上有阿云迁总管的坟墓，岛中部有一座名扬四方的名叫此里务比的藏传佛教喇嘛寺，但那坟墓，那寺庙，也都毁于政治运动的

威力之中了……

那夜，我们在湖边燃起三堆篝火，睡在篝火间的地铺上，盖着薄薄的军用棉被，总是想着历史的风云变幻，久久地难以入眠。我们头顶上的天然绿帐——老榕树的枝叶间栖息着的数百只白鹭也在不停地啼叫着，或许是埋怨我们熊熊的篝火的青烟熏烤着它们的梦境……

而三十三年后当我重上小海堡，当年那棵粗壮的老榕树早已朽烂在湖滩，岛顶上阿云迁总管的官邸连废墟也荡然无存，只有那遗址上茂盛生长着的灌木和荒草在山风中重述着我当年就早已知晓的那个凄凉的故事。值得庆幸的是，当我们乘船离开小海堡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航程再跨上大海堡的时候，此里务比寺已仿照原样重建起来，从香烟缭绕的佛堂里传出老喇嘛的沙哑的诵经声，让人感到宗教的生命与尊严；当我们沿着山径登上寺后的山顶，根据现任宁蒗县人大副主任罗桑活佛建议于1986年5月修复的他的父亲阿云迁总管的塔形的坟墓在晴朗的蓝天下闪耀着洁白的光辉。墓碑上镌刻着阿云迁生卒年月和一副挽联：威信堪为后世法；精神常与此间存。横批为：克昌厥泼。这大概是老土司下葬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吧，好在如今也并不拒绝数十年前的历史，这便是进步。而进步是需要宽容与大度，需要过去的眼光和未来的胸怀。

不知怎么的，环顾四周空阔浩大的云天与湖水，又一次默念着阿云迁总管墓碑上镌刻着的这些刻了毁、毁了刻的文字，我会突然想起三十三年前我们在小海堡的总管府的废墟中找到的阿云迁写给他夫人的那封亲笔信，那信当时我们就认为颇有文史价值，而被冯牧夹在了他的采访笔记本里。那本淡蓝色封皮的笔记本如果文革中不被造反派抄走而遗失了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还会存留在他那北京木樨地寓所的书柜里的。想到这里我不禁思绪茫然：写那封信的老总管辞世数十载了，但保存着那封信的冯牧病情又是怎样的呢？